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442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二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二

大誓中弟六十二

今文尚書附入

武王伐紂

史記周本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

武王伐紂

論衡齊世篇曰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治功有奇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此言妄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

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鼛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一

尚書大傳曰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鼛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大喜前歌後舞也

白虎通禮樂篇曰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禮記文王世子篇下管象舞大武注曰師樂爲用前歌後舞

○正義曰是今文太誓之文也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案據鄭注周禮大司馬職引書曰前師乃鼓鼛譟及毛詩大明正義引太誓曰師乃鼓譟云云則是大傳所載乃太誓經文也慆或作韜說文心部曰慆悅也从心舀聲悅與喜誼同又手部曰韜搯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韜韜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韜許所引書與大傳字異

義異蓋據古文說也

樂說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
前歌後舞

鹽鐵論取下篇曰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

論衡感虛篇曰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

三國志龐統傳先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皷藻

後漢書劉陶傳陶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
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皷
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皷噪

王逸楚詞章句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馳驅赴敵爭先前
歌後舞皷噪讙呼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
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此武王
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案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
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王鳴盛曰鼓說
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
皆譟鄭云噪讙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
或有拊而讙譟耳喬樅謂鼓譟叔師楚詞注作皷噪後漢
書杜詩傳士卒皷藻又劉陶傳武旅有皷藻之士亦卽鼓

譟也雖字別而聲義同疑爲歐陽夏侯本之異文鼓鼗噪
藻皆假借字攷隸釋載魏大饗碑云士有拊譟之歡民懷
惠康之德字正作拊鳳皆王氏說是也

司馬在前

詩大明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
案此經及注又見太平御覽及玉海王鳴盛曰王以司馬
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
太公在前也江聲曰逸周書克殷解云武王使尚父與伯
夭致師然則爲司馬而居前當是太公矣

一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案書敘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以十一月爲正殷以十
二月爲正周之一月殷之十二月也故史記云十二月戊
午也與經文正相符合
又案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張守節正義云十字當爲九喬樅謂
張說非也此十字乃七之誤耳若如張說改十爲九則下
文九年武王上祭於畢九年當作十一年始合又下文十
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十一年又當改作十三年
矣攷齊太公世家云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
商紂徐廣曰十一年一作十三年雖史記本有作十三年
者以彼證此亦可附會其說然一作十三年究是傳寫之

譌不足爲據也何以明之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
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
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卽洪範篇所由作也作洪範在克殷
二年後而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史記載
克殷之爲十一年確有明證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今
文家之說也謂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古文家之說二說不
可强合史記所據皆今文尚書也故與伏生大傳同鄭君
治古文尚書而於文王受命則從今文家說以七年崩爲
是今攷漢書律厤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
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
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

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
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故傳曰
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
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
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旦
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
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 案逮今本譌作還非是
逮師是其確證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不知漢
書還字乃傳寫之譌反據以改大傳逮師作還師殊爲失
攷茲據尚書大傳訂正作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
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慝
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龜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龜周書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
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埜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
王以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紂據漢志則史記所云十二月戊午即周之二月五
一月故太誓序云一月戊午也正月甲子即周之二月五
日故武成篇云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也史記於齊世
家言正月甲子於周本紀言二月甲子一據殷正言之一
據周正言之徐廣注云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然則殷
之十二月信爲周之一月矣律厤志言武王伐紂月日皆
與尚書史記合惟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與尚書大傳言

受命七年而崩不合考逸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
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與律厤志同則以爲文王受命九
年而崩者是也書西伯戡黎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文王受
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
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鄭君據此謂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武王逾年卽位稱太子而不稱王十一年觀兵盟津
有白魚入舟之祥乃始稱王故於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
周公居攝皆七年此今文家之說也律厤志本於三統厤
三統厤及譜皆劉歆所造此古文家之說也尚書經秦火
之餘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已亡失十之六七其後
教于齊魯之閒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命年數記憶未能

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厤又推法最密要宜爲可信史記敘虞芮質成事雖有西伯蓋受命之君語而未著受命之年其又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亦未始質言之則以書缺有閒故也又伏生書傳言殷紂四西伯在四年伐畎夷之後史記周本紀言文王囚羑里在虞芮質成之先說復不同此則當從史記爲是司馬子長與鄭君均從今文家文王受命七年之說但史記以武王觀兵在九年伐紂在十一年訪箕子作洪範在十三年鄭君以武王觀兵在十一年伐紂在十三年以箕子歸作洪範卽在此年此又其不同也蓋鄭君治古文尚書多參用今文家說故於金縢既克商二年注云武王于

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按六年爲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則觀兵乃十一年事矣又於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云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按武王得白魚之瑞受命稱王是觀兵時事觀兵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三年有疾在克殷後二年瘳後二年而崩適符七年之數皆以文王受命止七年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此皆注古文尚書而參用今文家之說也管子小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是亦以伐殷在十一年然則傳聞異詞春秋時已有兩說故古文今文諸家亦各據師說互有異同由今攷其同異而辨析之則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克

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一年克殷後七年武王乃崩者此今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克殷後五年武王卽崩者此古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乃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者此鄭君參用古文今文兩家而折衷之之說也究之自文王受命至武王崩中閒凡十有八年則古文今文兩家年數皆同故鄭君得爲此調停之說學士生數千載之後者疑以存疑焉可也

師畢渡盟津

後漢書光武紀孟津注引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案後漢書王霸傳注引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是知三家今文或作孟津或作盟津本亦各有異同章懷所引與論衡所據尚書本作盟津者正合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亞將舟惡宗廟惡

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

案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大傳作亞字賈疏云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殷戮而軍將同故

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
亞在將舟後喬樅謂此節王升舟當是伐紂時事非觀兵
時事何以明之史記言觀兵時爲文王木主載以行則非
遷廟主矣言太子發升舟則尚未稱王也今此傳既言王
升舟鄭此注又以宗廟爲遷主是在十三年伐紂之時明
矣賈疏以此爲十一年觀兵之事恐未確也
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周本紀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孜孜無怠
說文支部孜汲也从支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咸曰孜孜無怠

詩譜敘正義太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
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孜孳古字同故書正義引太誓皆作孜孜此諸侯勸勉
武王之言也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鴻雁序鄭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
曰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
政有安居彼武王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
居爲重也
案詩譜序正義引太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無怠天
將有立父母云云據此則知無怠與天將文連也詩正義

多宗鄭惜此條申釋太誓之語當是本之鄭注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

大誓下弟六十三

今文尚書附入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

案王鳴盛曰自此以下當是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衆庶庶殷庚綏爰有衆牧誓乃誓于其誓相類凡誓誥篇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死謚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爲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

見存亦必後人加謚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周本紀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變亂正聲怡說婦人○集解曰馬融曰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鄭元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酒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又敘傳班伯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又伍被傳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張晏曰箕子時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禾之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

案伍被以紂不用王子比干之言爲自絕于天其義卽本

於尚書泰誓篇經所云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離逿其
王父母弟是皆其事也
又禮樂志曰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
書序殷紂斷弃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
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案論衡紀妖篇云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
聲者說之師涓撫琴而寫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
之臺召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聞而止之曰此亡國之
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
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
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正此經所謂淫聲
變亂正聲者也此事又見禮記樂記鄭注及呂氏春秋孟
春紀高注江聲曰本紀上文明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
庶下卽接此文知此是太誓文矣且裴駰采集馬鄭注以
爲注馬鄭注則故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誓無疑矣
又漢書谷永傳永引書曰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
古注以爲今文泰誓舉一以反三則其餘從同益可知矣
新序刺奢篇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
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
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
是時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春秋繁露王道篇曰紂以糟爲邱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

人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

後漢書孔融傳曰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

續漢書律厤志曰紂作淫虐忘其甲子武王誅之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

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周本紀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集解曰鄭元曰夫子丈夫之稱

案江聲曰史記錄尚書輒用訓詁代經文故作勉哉據牧誓篇有四勖字史記錄之皆作勉則此文史記作勉其在太誓原文必實作勖可知矣再更舉也更舉則通前觀兵爲三矣故曰不可再不可三言今必誅紂也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書敘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中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江聲辨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太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亡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耳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得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太誓則不符其數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太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僞八百不期而會則斐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與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逆遇之而乃與火流穀至爲神怪謂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

來遲帝命率育卽此與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妄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太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皆無有聲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于墨子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也以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殷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殷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

經與傳俱出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太誓經焚書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將摭拾典籍以其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離其欺于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江說是也

又案江聲辨中有云李禺集注尚書于此太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爲作傳矣此說誤也

先大夫曰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晉書禮志隆慶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祫祭殷祭通典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孔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能辨之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于九十四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三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四

牧誓弟六十四

今文尚書十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埜乃誓

尚書大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確蓋此舞樂

卽象當時士卒之歡樂歌舞也

史記周本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

案詩大明會朝清明箋云以天期巳至兵甲之彊師帥之武故令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是鄭以詩言會朝清明卽此經之甲子昧爽也說文日部曰昧爽旦明誼亦與鄭合荀子儒效篇云武王行日以兵忌東面迎太歲至氾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朝食于咸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遬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貴因覽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巳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論衡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說文土部云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从土母聲許所引周書作坶野據古文也孔穎達正義乃謂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何其疎於攷據邪

三國魏志注桓階等奏曰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

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元王之至述姬
周上繇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
後漢書郅惲傳惲諫傳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
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注云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
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
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天地
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
三國魏志注引文帝令曰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會膠鬲於
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
農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壤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

伐殷以恭也
案文帝此語本呂氏春秋誠廉篇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逿矣西土之人
周本紀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
案爾雅釋詁逿遠也郭璞注引書曰逿矣西土之人逿之
訓爲遠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遠矣西土之人今尚書
釋文及正義本逿字作逖恐非
鹽鐵論繇役篇曰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
士莫不願爲之用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周本紀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集解曰馬融曰冢大也

案周禮大宗伯職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鄭注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鄭引此經以證友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蓋轉寫以音同致誤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周本紀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以千夫長百夫長爲師帥旅帥是師帥者二千五百人之長也旅帥者五百人之長也鄭義是已攷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故鄭據以爲說王肅好與鄭立異乃以百夫長爲卒長其誼非是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三烏九版文曰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攝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

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

周本紀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集解曰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論衡恢國篇曰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

後漢書西羌傳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成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

案詩角弓如蠻如髦毛傳云髦夷髦也鄭箋云髦西夷別

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據此則髳髦古今文之異
耳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
著乎尚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名纑今尚書正義本
作盧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
周本紀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
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
又殷本紀紂嬖于婦人愛妲已唯妲已之言是從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墜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
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

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爲政猶雌雞
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
案史記述尚書維婦人言是用漢書五行志引牧誓作惟
婦言用少人是兩字疑是歐陽本與大小夏侯本文有微
異耳東晉晚出尚書本有是字無人字陸氏釋文不言馬
鄭王本同異知古文作惟婦言是用亦無人字也
又外戚傳班婕妤賦云悲晨雞之作戒○張晏曰書云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
劉向列女傳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已妲已所舉者貴之所憎
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已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已
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已乃笑

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書誡牝雞牡鳴

又崔琦傳外戚箴曰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又曰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婦是剖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蠃

自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

周本紀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集解曰鄭元曰肆祀祭名答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嘉平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案僞孔本尚書作昏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文與史記不同竊以從史記所述今文尚書昏棄厥之下多家國二字於誼爲備若作昏棄厥遺則既云昏棄厥又復云遺詞氣不貫誼亦重複但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云厥遺任父母弟不迪王字作任未知今文家說如何然據史記引今文太誓篇有曰離逿其王父母弟則此牧誓篇當亦作王父母弟任字或鐫刻之譌耳惜石經厥遺上文闕無以訂其同異疑今文牧誓有脫字史記所述蓋子長從孔臨淮問古文尚書或據古文說補之歟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於百姓以姦軌于商國
案多罪逋逃泰誓篇作逃逋多罪是崇作是宗段玉裁曰
漢書谷永傳引書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注曰此
今文泰誓之辭又引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
使師古注曰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
誓之辭吕其上文十字出今文泰誓則知其連引之十五
字不更端者亦出今文泰誓而非牧誓也今文泰誓小顏
時現存何至憒憒指牧爲泰惠氏定宇譏之誤也漢書五
行志載谷永對亦引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
罪是信是使師古注曰周書泰誓也據此益可證谷永傳

注非誤此文從節也谷永引書上十字見周本紀所引泰
誓下十五字周本紀存之於牧誓而泰誓則去之喬樅謂
如段所說則此數語泰誓牧誓兩篇皆有之矣惜石經殘
闕而馬鄭王本又亡無以徵其同異存疑焉可也崇谷永
引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崇宗字亦通永引經兩見漢書
皆逋逃在多罪上然則三家今文本亦有不同者矣
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周本紀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
哉夫子

嘉平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

案詩大明正義引鄭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也攷禮記樂記篇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又曲禮正義引鄭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行列也王鳴盛曰據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曲禮及樂記正義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伐七伐疑爲衍文也江聲說與王同喬樅謂石經文見於隸釋所載尚書牧誓殘碑其文有六伐七伐與史記同疑鄭注多者五伐五字乃七之譌僞孔傳云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其語即本於鄭注鄭於樂記注引牧誓僅有不過四伐五伐者蓋以證夾振四伐之誼不必全引下句疏引此經蓋亦節取之不得據彼以六伐七伐爲衍文也

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班固東都賦曰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說文力部勱勉也从力冒聲周書曰勱哉夫子

案段玉裁云古音冒勱皆讀如茂是以殷庚懋建大命今文作勱建顧命冒貢馬鄭王皆作勱贛也勱讀許玉反非

古音

尚桓桓

周本紀尚桓桓○集解曰鄭元云桓桓威武貌

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尚其桓桓

案說文犬部云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訓犬行則誼非威武貌狟蓋桓之同音假借字古文泰誓作狟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爲桓字故馬鄭本皆同今文作桓桓也爾雅釋訓云桓桓威也卽此經桓桓之訓詩周頌云桓武志也然則毛詩古文亦作桓矣

如虎如羆如豹如離

周本紀如虎如羆如豹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並與螭同

同

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

又典引曰虎離其師

案此經古文作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與三家今文不同史記所述歐陽尚書也孟堅所用夏侯尚書也說文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貔猛獸許據古文尚書故引周書與史記文異禮記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引尚書曰如虎如貔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曰豹屬虎類也鄭引尚書作貔與許所引文合漢書敘傳述翟方進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貔班習夏侯尚書者據十八侯銘作

如虎如羆則敘傳文當亦同作羆不當作貔豈大小兩夏侯本與歐陽本又各有不同歟然則鄭注禮記所引尚書或亦出大小夏侯今文不必定爲古文也

如豺如螭

後漢書竇憲傳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又杜篤傳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李善文選西都賦注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

如豺如離

說文內部曰離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屮歐陽喬說離猛獸也

案此所引用皆今文尚書也段玉裁云歐陽尚書唐初已不存李蓋於各家注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正合正牧誓說也徐廣注史記云離音訓竝與螭同當云離音訓竝與螭同離正字離螭皆假借字螭之正訓說文云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齊太公世家及六韜非龍非羆羆郎螭之別字也攷工記鄭注贏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曰如虎而啾虎此皆猛獸之說也喬縱謂據說文離字訓云則文選注所引歐陽尚書說郎歐陽喬之說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士繇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郎歐陽高喬高字形相似而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經典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

即歐陽章句也歐陽尚書今文作嵏說文所偁其正字也
文選注引歐陽說作螭其假借字也螭爲龍之無角者與
龍同類嵏爲獸之淺毛者與虎同類也
于商郊弗禦克犇以役西土
周本紀于商郊弗禦克犇以役西土○集解曰鄭元曰禦彊
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
案僞孔傳本作御釋文云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正義
云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王鳴盛曰馬王訓皆
非鄭解深得之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人皆爲西土之
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
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以異於霸術也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周本紀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集解曰鄭元曰所言且
也
本紀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使師尚父
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欲戰之心心
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
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
死
尚書大傳大戰篇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
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漢書律厤志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

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
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炙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剞劂者剔
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
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人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甯
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
遭亂世之患也○注云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
大臺牧野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

又曰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
武王甲卒三千人捨之于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
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

說苑指武篇曰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
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
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而伐不肖
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
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
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
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
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
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
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
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

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卹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說苑權謀篇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齊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燋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見者獨精也

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見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武王伐紂遇烏魚之應其卜爲逢不吉之兆叚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

用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爇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爇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四終

太倉畢長慶元和顧光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四上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六

鴻範弟六十六

今文尚書十一　十一之上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注云祿父紂之子也武庚字箕子走之朝鮮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朝鮮今樂浪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

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漢書律厤志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又五行志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班固賓戲曰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風俗通皇霸篇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三國魏志注引辛毗等奏曰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

王迺言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

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烏呼箕子

漢書五行志王迺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服虔曰騭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

吕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當助天舉

發明之以仁義也

案史記訓隲爲定當本歐陽尚書說書正義引王肅云陰
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其居
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民順民
何所由與服虔應劭高誘訓誼並異而於史記爲合王肅
蓋亦據歐陽章句爲說也書釋文引馬融云陰覆也隲升
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與應劭高誘解同然則馬蓋從夏
侯說歟史記引書作於乎漢書引經作烏嘑此歐陽夏侯
三家之本不同也段玉裁曰高注陰陽升陟也當是陰覆
陟升也之誤隲者陟之假借字故注作陟爾雅釋詁隲升
也史記作定按隲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故司馬訓
爲定喬樅攷漢書五行志師古注云隲音質隲定也此必
王肅尚書注有隲讀爲質之語故師古據以注五行志耳

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

宋世家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

漢書五行志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應劭曰陻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
所陳皆亂故曰汨陳其五行也

尚書大傳曰汨亂也

案此見華嚴音義當是洪範傳汨陳五行之訓攷說文水
部云汨治水也古訓有反義故治之反爲亂也

鯀伊鴻水曰陳其五行

禀平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 下闕

案隸釋載今文尚書殘碑墮字作伊汩字作曰不同者段玉裁曰蓋墮伊雙聲相假借說文土部曰墮塞也从土西聲商書曰鯀墮洪水墮古文墮按古文墮字从古文西蓋壁中古文如是小篆易墮爲墮玉篇土部墮於仁切書曰鯀墮洪水孔安國曰墮塞也據此則尚書孔傳本作墮與說文合衛包乃改爲墮字段說是也汩說文从水曰聲蔡邕石經作曰卽汩之省借借也

帝乃震怒弗畀鴻範九疇彝倫攸斁

宋世家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斁一作釋○裴駰曰按鄭元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漢書五行志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案說文攴部云斁敗也从攴睪聲商書曰彝倫攸斁則斁乃正字斁其假借字也徐廣史記音義云斁一作釋釋字當卽斁之譌段玉裁曰九疇史記作九等此以訓詁之字代其本字也漢書宣帝紀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此疇訓等之證其實與疇類也無二說文等齊簡也

彝倫攸斁

班固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

案據典引文知夏侯尚書本亦作彝倫攸斁也

後漢書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舜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逌敘
宋世家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五行志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逌敘
此武王問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殛紀力反本又作極段玉裁曰作極者是
也劉向以堯典四罪放流竄殛爲四放之罰虞書殛鯀于
羽山王逸楚詞天問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
地三年不舍其罪也詩小雅菀柳後予極焉鄭箋云極誅
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
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誅釋言文此釋言極不作殛之明證

也夏本紀云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
此語最爲明晰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魏志武帝紀致
屆官渡裴注云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元云屆極也
曰鴻範曰鯀則極死裴所據者鄭注古文尚書也祭法正義
引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
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
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
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
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此鄭發明鯀因極而死非
帝欲殺之喬樅謂諸所引書皆作殛字說文歹部曰殛殊
也从歹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許所侮虞書古文尚書

也鄭注古文尚書讀殛爲極極誅也殛殊也古文尚書作殛者極之假借字也極字當本於三家今文故鄭讀從之觀高誘王逸諸儒皆以殛爲放是今文家書說作極誅解永嘉以後三家尚書亡而馬鄭王本尚書盛行於世學者多見作殛字少見作極字故凡經史及諸子百家皆傳寫從殛耳

又敘傳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李奇曰洛書卽洪範九疇也

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洪水

案山海經云岷山之首曰女几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漢

書地理志廣漢郡雒縣云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華陽國志云李冰道洛通山洛水出瀑口經什邡攻漢志廣漢郡屬縣有汁方應劭曰汁音十近儒臨川紀大奎爲四川什邡令嘗作什邡考云自秦漢已有什邡之名不詳其義今縣北有雒縣舊址以雒水得名水源在萬山中衆流交絡邑乘云三江口山內有九聯坪雒流屈曲環繞禹王廟禹母祠基在焉古碑屹立字跡不可辨疑秦漢間物相傳禹母居此帝王世紀禹生廣柔縣石紐鄉刳兒坪今其地無可攷或云在石泉又云在汶川距章洛皆不遠雒洛古相通用余惟神禹降生天必錫之苞符洛書之出或當在此河圖圓象天洛書方象地易曰蓍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智蓍以圓衍卦從書列蓋洛書八方方皆合十一與九合十六與四合十七與三合十二與八合十初出之時疑卽名之曰十方猶河圖之言五位也此地既有洛書之祥意十方之名必藉藉久著秦郡縣天下取以名地加偏旁爲什邡什亦作邡阡汁並音十邡亦作防並音方世遠遐陬紀載無存後世遂失其自以洛爲河南之洛不復詳考矣又作洛水攷云女几古山名今不可攷要其爲漢志水經注雒縣章山之雒水固無可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疏云山形上平者名章今泝雒水發源之處九嶺危峻人跡罕到山嶺多上平疑九嶺卽章山也雒水發源九嶺山環繞東北七八十里逕九聯坪東南會章水至高

景關出山口名曰雒口河流遂大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峩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此當日洛水之爲鉅觀也後世引水灌田自關口以外分而爲官渠諸河于是正河淺涸遂不知有山海經水經之舊矣余惟河圖洛書伏羲大禹之瑞而岷山女几之洛與河南讙舉之洛並著山海經禹固汶山郡人史記岷山作汶山然則洛出書之爲岷山以南之洛而非必其爲河南讙舉之洛固事與理之可信者又因洛水及什邡名義證之於洛書方方合十之應固不能置之於不論也喬樅謂天生神禹靈龜出洛洛書八方合十祥瑞之符實爲禹應禹生於汶川紀氏以出書之洛水當在

蜀地什邡其說固非無徵也

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三國志管甯傳曰下阜羣生彝倫攸敘

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其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覩得失反覆也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咎凶也其祀之令消也若是順也其讀曰恭禦止也降下也章明也侵陵也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孳孳受舜之美令奉行之王極或皆爲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

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案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河圖八卦是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引鄭元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法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據此諸說則鴻

範出於雒書今文家古文家說並相同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宋世家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集解曰馬融云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也○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皇大也極中也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疑事明攷之於蓍龜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初一曰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字今據漢書五行志則以自初一曰以下皆洛書之文兩說不同馬融從古尚書說故與今文家異五行志明言攬伸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是志所引經傳皆用今文尚書說也

漢書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

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厤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漢書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日月亂行謂朓側蹙甚則薄蝕是也○孟康曰朓行疾側蹙行遲也

案羞用五事句漢書五行志引書凡兩見又孔光傳引經文同藝文志引此經亦作羞而釋以進用則作羞字其來已舊矣鄭君詩小雅小緡箋引此經作敬用五事與漢書文異段玉裁曰按作敬者古文尚書也作羞者今文尚書也班氏羞訓進今文家說也古文敬字從古文苟與羞皆從羊詩小雅鄭箋云欲王敬用五事此從古文尚書說也

江聲曰羞當爲苟說文苟部云苟自急勑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案五事乃切身之事人當自整勑者古文苟字作羞與羞相似故誤也

江說亦通說文支部敬肅也从支苟肅卽整勑之意或三家今文亦有作敬者故鄭君詩箋據之以爲言耳

又案農用八政尚書釋文引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僞孔傳云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正義引鄭元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王肅從馬說張晏注漢書亦與馬訓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喬樅攷說文酉部云醲厚酒也又衣部云

禮衣厚貌醲禮皆從農得聲而義並訓爲厚則農本有厚
誼可知矣馬王皆治古文尚書其主田農爲義者古文說
也鄭君讀農爲醲當是從今文家說惜正義引鄭注文不
具僞孔傳農厚也云云必是漢儒舊說如此而僞孔氏襲
用之耳

又案協用五紀五行志作叶此三家尚書之閒存有古文
者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劦部云劦同力也从三
力協衆協叶叶皆劦之重文協同心之和也从劦从心衆
同思之和也从劦从十叶古文从口五行志叶字正古文協也此但
協从曰十叶亦古文从口五行志叶字正古文協也此但
當云叶與協同小顏不知漢人作注言讀爲讀曰皆是易

其字而妄效之宜其爲段氏懋堂所譏也

又案說文卜部云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
卟疑許所傳書作卟據古文尚書也史記漢書載洪範今
文並作稽蓋同音假借字段氏玉裁以說文書云卟疑四
字爲大徐妄增此不然也攷說文繫傳曰尚書明用卟疑
今文借稽字小徐所引正據說文言之若郭忠恕汗簡及
夏竦古文四聲云稽古尚書作卟此則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之本未可信從當以說文爲正

熹平石經口口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下闕

案洪範五行傳王極鄭注云王或皆爲皇攷白虎通號篇
曰皇君也美也大也皇之訓爲君亦爲大故孔光谷永說

皇極並以大中爲訓此歐陽夏侯三家之本不同也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云王君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字異訓同據中興書目引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爲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此三家今文所以不能無少異同之處也今據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作皇極作艾用皆與漢志文同是知作王極者歐陽氏之本也漢志艾用師古注曰艾讀曰乂案隸古定本作乂放說文丿部云乂芟草也从丿从𠂆相交艸部云艾冰臺也从艸乂聲辟部云嬖治也从辟乂聲然則乂是芟草艾是艸名與嬖之訓治異以同从乂聲故嬖或消借作乂或通借艾字爲之依應氏訓詁則字當作嬖依古書假借則字通作艾魏晉以來俗所用者皆但作乂而嬖之正字遂廢矣

饗用五福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灾異之

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又曰臣聞灾異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其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周書鴻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

案尚書釋文云嚮許亮切一音許兩反段玉裁曰嚮當作鄉經典向背字祇作鄉絕少作嚮嚮字雖見於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疑漢之俗字僞孔傳云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義取歸向釋文云許亮切故知其字必本作鄉也釋文又云一音許兩反者按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字作饗此許兩反之證五行志引經曰次九曰嚮用五福應劭云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應注當作饗乃安然則志文本同谷永傳作饗也喬樅謂師古釋饗字爲當此必漢書音義舊注語而師古襲用之漢人皆習今文尚書章句之異義也

書饗當之訓蓋三家尚書章句之異義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灾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轗軻孽害也

魏志高堂隆傳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奠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

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
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

太倉畢長慶
新陽汪之昌校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四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六

今文尚書十一十一之中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史記宋世家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集解鄭元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漢書五行志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

案史記全載洪範篇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

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竝無一二以至八九等字漢書
五行志載洪範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貨志
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又谷永傳引此篇皇極皇建其
有極皇極上亦無五字說文解字引書云叶疑亦無七字
洪适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洪範篇有爲天下王三
德一曰正直三德上無六字可見尚書今文古文皆無此
等數目之字僞孔本乃各妄增一二至八九等字是亂經
文也宜從刪削

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非水無以準萬物之平非
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
又曰火發於密水洩於深

案記纂淵海卷一水火引尚書大傳文如此先大夫曰韓
昌黎外集擇言解有火洩於密水發於深二語蓋本書大
傳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
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
爲言準也言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
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
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
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

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

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成水非土不停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

按禮記月令正義引洪範五行一曰水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藏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鴻範合

又曰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

荀悅孝惠皇帝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劉熙釋名釋天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

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

史記宋世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云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鑠也

又李尋傳尋對灾異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按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由是小夏侯有李氏之學今據尋說水曰潤下與白虎通誼同足爲白虎通義皆用今尚書說之確證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之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主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案尚書正義引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盛而升上王注與白虎通誼亦合易睽彖傳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亦引此經以爲之說是古文今文訓誼竝

同正義又言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喬樅攷史記宋世家載此經土曰稼穡不作爰字按爾雅釋詁云粵於爰曰也曰爰訓同竝無異義孔冲遠強爲之解其說近泥然則史記作曰蓋據歐陽尚書王充習歐陽之學者故與司馬子長所述文同此亦三家之本有不同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宋世家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篇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冬主萬物固藏鹹者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發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性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案高誘注呂覽孟春紀云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卽酸所以達生之詣高誘亦用今文尚書說故解詁與白

虎通合

尚書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案尚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引書傳云云爲證五行卽五材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謂之行者在天爲五氣流行在地爲世所行用也

論衡驗符篇曰稼穡作甘

漢書五行志曰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案五行志又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咼福傳以洪範師古云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傳讀曰附謂附著也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據班氏云云則志所載多述洪範五行傳之文攷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皆尚書今文家言也惟歆兼治古文尚書然觀班氏云劉向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又云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歆傳獨異是孟堅於歆有微詞
故志中歆五行傳別爲一說於古文今文兩家言分析甚
明先大夫輯尚書大傳定本附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
所引劉氏五行傳論其書已別刊行喬樅今於洪範篇僅
載伏生大傳洪範傳文其餘各家傳記文多故不具錄云
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
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鴻範五行傳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劉向傳贊曰劉氏鴻範論陰陽休咎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

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服虔曰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
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
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姦謀卽下所謂作爲姦
詐以奪農時李說是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
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
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
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酒田獵馳騁不反宮室
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曰奪民時作爲姦詐曰傷民
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
是爲木不曲直○如淳曰揉輪不曲揉矢不直也○臣瓚曰

木爲變怪梓柱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

案志引傳曰者伏生尚書大傳四十一篇中洪範五行傳之文也稱說曰者當是歐陽夏侯等之說所以申釋五行傳者攷漢書藝文志載尚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豈志所稱說曰卽歐陽說義二篇之語與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劉昭注補鄭元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享獻也禮志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亢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傷是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

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

案司馬彪續漢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録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灾異今合而論之旨續前志云則其義皆東漢經師舊說亦今文家尚書之學也梁劉昭注補云注五行稱鄭元曰皆出注大傳也鄭注尚書大傳本久已亡失今故全載之以補傳注之逸焉

南齊書五行志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

隋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車則有鸞和之節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徭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蕭吉五行大義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上之木爲觀言春時出地之木無不曲直花葉可觀如人威儀容貌也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婬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胕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淆羣漉陂咎及魚蟲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鯨出見

案董子此篇與洪範五行傳及說大恉相同攷史記儒林傳言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儒林傳亦云然董子生於漢初爲世大儒於尚書之學自必精通漢書五行志亦云檻仲舒著于篇是班氏已引取其說今故採其書論五行者列於伏生大傳後以資參觀而互證焉

漢書五行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墜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

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勿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師古曰書虞書咎繇謨之辭悳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四佞卽四凶也遠離也墜古野字適讀曰嫡炎讀曰燄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大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東井主法令也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廚翼主天倡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女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爲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案劉昭注補於火不炎上句引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反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其說亦可互證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非眾邪竝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閒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南齊志曰火南方揚光煇出炎爚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既遠羣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閒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燻本朝外燻觀闕雖興師眾不能救也

案南齊志雖不標所出然其詞與五行傳同此蓋亦鴻範傳之文也以下三節竝同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賑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穀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鶚羣鳴鳳凰

高翔

漢書五行志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

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屬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佚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稼穡不成

蕭吉五行大義曰五行傳及白虎通皆云木非土不生根荄茂榮火非土不榮得木著形金非土不成入範成名水非土不停隄防禁盈土扶微助衰應成其道故五行更互須土土王四季而居中央不以名成時故知同時俱起但託義相生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君皆遷仙人降如人君

好婬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病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漢書五行志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警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矣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眾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

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灾也○注鄭元曰參伐爲武爲攻戰之象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昴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畢主邊兵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革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眾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

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
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南齊志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五事兵戎
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眾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
正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成器也人君樂
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
失其性蓋冶鑄不化冰滯涸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
金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仗
旄鉞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故動眾興師必應義理出則
祠兵入則振旅以咸習之因於蒐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
城郭繕墻垣審鞮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
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
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嗽筋攣鼻仇塞
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
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漢書五行志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
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
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
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
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

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虛危爲宗廟牽牛主祭祀之牲日在星紀周以爲正在元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水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南齊志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祠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尚書大傳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

築宮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大昕之朝三宮之夫人沐種於

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繅三盆手○注云宮當爲宮雉長

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

有三尺七尺曰仞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獻繭於夫人此諸

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

也案有三尺之上脫去仞字宜補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

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閣大搜

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

介蟲則龜龍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執

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

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龜鼈呴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

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

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又曰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

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温潤不知地形肥饒

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稼

草發淄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又曰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甯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又曰中央土者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强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又曰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貢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甯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又曰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所有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

蔽主明退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鬬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拉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不率正矣故曰金勝木案如而古書通用誅其不率正矣坊本脫去不字今訂補之

又曰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急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夫火者本朝有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本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案坊本作執法者土也故土者君之官也字既譌誤又并下節土者君之官也爲一是五行相勝少水勝火之文矣顯係轉寫譌脫今爲訂補之如右

又曰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讇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又曰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

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又曰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

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

齊問蕩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

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

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

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夫水者執法司寇

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

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

其氣温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

水用事其氣清塞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

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

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

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

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

墻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

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

隄

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火干木蠶蟲蚤出蚘雷蚤行　土干

木胎天卵殰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

則地動　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

干土傑蟲不爲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爲　木

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春秋繁露五行變救篇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木冰春多雨此繇役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温夏寒此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水有變冬大雪夏大水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弟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溫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究姦宄誅有罪蔥五日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悊聰作謀睿作聖

史記宋世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集解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睿通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案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尚書作五曰

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宋世家載鴻範篇與古文尚書同疑卽孟堅所謂多從孔安國問用古文說者然史記漢書每遭俗人妄改今姑仍之辨詳見後按段玉裁曰如五是來備四字今本改爲曰時五者來備六字揆其所以蓋裴駰集解用孔安國注五者各以時之語則淺人增曰時二字固無足怪此處集解亦用馬融注睿通也孔安國注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則正文改容作睿亦無足怪且或裴駰前已有改之今本史記未可盡信也

尚書大傳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案此句見孔子集語卷下及繹史八十六蓋卽釋洪範思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

思曰睿　睿作聖

漢書五行志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應劭曰睿通也上聰則下謀故聰爲謀也○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

案說文睿在谷部云深通川也睿在叡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是睿與睿截然兩字矣集韻十三祭云叡古文作睿以睿睿爲一字殊誤辨詳見後今本漢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疑亦出後人所改也

又案尚書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

相見之次也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
似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皆謂其
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
臣昭晰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
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咎皆肅乂所致若肅乂
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皆不由君何不然之甚乎喬
樅謂洪範五事雖據人君爲說要當君臣各敬用其事觀
鄭君尚書大傳注其誼自明但不必以恭肅等分屬君臣
反致費解鄭注尚書云云據古文家說也其注大傳云云
用今文家說也義實亦互相備耳觀馬融注尚書解聰作
謀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應劭注漢書亦云上聰則下謀故
曰聰作謀與馬鄭解合蓋東漢之末古文尚書已顯於世
通儒多涉獵之故應劭時亦兼採古文尚書說也
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
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
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
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
熒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
出入無常也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
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

曰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星辰○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塡星迺爲之動○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塡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

案五常所屬漢書天文志以智屬水信屬土禮記中庸鄭注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說各不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爲信水爲智與天文志合攷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也天人之際也

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而乾坤鑿度則云運五行先水次木次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閉亦兩說兼載者蓋土總四行居時之季辰之數五得土之生氣五行大義云寅爲陽始申爲陰始自辰數至申數五自戌數至寅數亦五也揚子太元云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皆五得土之數辰又水之所歸也故土爲信爲智兼二誼也白虎通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言口爲之候是信之誼也言土主變化是智之誼也易是類謀曰乾建度坤爲土土性智故謀屬焉水亦得兼二誼者五藏配以六府水府有二膀胱者水之府三焦者亦水之府也水所以有二府者水屬陰陰數偶也五藏之中腎藏有雙亦其象也孔子曰智者樂水則智屬水矣素問曰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巧卽智之誼孟子曰智譬則巧也是其明證易乾坤鑿度曰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漢書翼奉傳注載晉灼引翼氏五性云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戊土也癸水也揚子太元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五者土之數也而癸得之故信可知古訓如是後之說經者或專舉一誼或兼存二誼其說竝通非有違異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木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土爲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心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

案明作晢尚書正義云晢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晢則讀爲哲段玉裁曰按說文日部晢昭晰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鴻範五行傳作悊而孟堅因之子雍從之作悊訓智此假悊爲晢也漢書內多如此鄭本作晢云君視明則臣照晢照晢二字與說文昭晰同與易之明辨晢也同解非讀爲哲也詩小旻正義引鄭注順小旻經文改爲昭晢惠氏定宇集鄭注改爲照悊又引正義云晢讀爲哲按正義鄭本作晢則讀爲哲玩則字知讀爲哲非鄭語皆非耳宋元本注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哲定本作晢則讀爲哲作正義者不暇分別悊哲之不同但以哲與晢則異耳漢書多悊晢不分如五行志云知人則悊刑法志云若隋書五云聖人既躬明悊之性悊民惟刑皆卽晢字也若隋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作知古者晢訓知因以知代晢如夏紀知人則智宋世家明作智皆

智知通用宋世家以智代哲者蓋今文尚書作哲字也或問說文口部哲字下又出悊字云哲或从心然則哲悊同字見於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曰心部悊敬也此許君原書也口部悊同哲此必淺人據漢書羼入者也讀書貴識古書之正譌段說是已

又案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五曰思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今本改云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一證也又曰禦思心於有尤此二證也大傳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今刻本無此二字文獻通考有一事失則逆人之心又云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又云思心曰土又云瞽與思心之咎同耳又君思心不通又云思心曰土又云瞽與思心之咎同耳又云六事貌視言聽思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經曰

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釋思心甚明今本乃改云思之不容容寬也此五證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土爲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今本譌作土爲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此七證也孝昭皇帝紀容是謂不聖此八證也司馬紹統五行志曰思心不容而後伏生鴻範五行傳因之各家言五行傳者又因之學者不知有思心往往妄爲刪改又漢書五行志引鴻範此經思下無心者小顏依古文尚書刪之也應劭注曰思慮接劭當云思心心思慮也此用班語爲注思心古文作思今

本應注纔三字淺人刪改之本也段說甚精碻

又案古文尚書思曰睿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段玉裁云洪範五行傳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此據孔安國本以正伏本其證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五事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又曰思心（今本無心）心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其證二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睿非也其證三也五行志經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字今本皆作睿此睿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銜接倘易爲他字則不相貫矣其證四也應劭注漢書云容古文作睿此正與韋昭云古文台爲嗣古文隔爲擊孟康云祖古文言阻許叔重云粵柍古文言由柍一例其下文蒙睿字云通也此識古文異字異義而不若鄭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非可儗背小顏漢書乃改正文作容謂睿睿爲一字以傅合古文尚書（說文容在谷部深通川也睿在叡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是睿與睿戩然二字）又改應注睿通也爲睿通也移置古文作睿之上

强令睿睿爲今古字若張晏注亦刪節不完度張注當云
容古文作睿睿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凡十四字刪改之曰
睿通達以至於聖纔七字不可讀小顏之誤實因不解古
文作睿之古文謂古文尚書直訓爲古字因謂睿與睿同
字容爲睿字誤重忸賙繆自小顏而前班書斷無作睿者
其證五也高誘戰國策云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其證六也司馬紹統及晉書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
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其證七也惟沈約宋書作思心不
叡豈從鄭大傳注與
詩小雅小旻鄭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
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按此鄭引古
文尚書也故睿不作容敬不作羞其不依尚書原文者依

詩經文爲序也說文十篇思容也从心囪聲向時錢辛楣
少詹事亦舉爲睿作容之證玉裁按容乃睿之字誤不得
因伏董劉班說鴻範作思心曰容而謂許同也許此乃訓
字非訓尚書也今本尚書思心曰容思不訓容謂思貴容
耳不當爲是不完之語假令或云視明也聽聰也貌恭也
言從也豈成文理乎睿訓深通川也人之思如睿川然思
與睿雙聲故以睿訓思此如髮拔也尾微也門閒也戶護
也皆以同音爲訓說文有此一例而字與容相似遂誤爲
容矣說文之睿誤爲容漢書之容誤更爲容眞是物必有
耦至於容與睿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睿古文作睿說文
引睿畎澮小篆叡古文作睿此形異也睿私閏切睿以芮切此

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濬深也馬注尚書鄭注大傳許慎說文皆曰睿通也此義異也思如睿川而不期於睿則雖有深而不通者矣睿者人所同然睿者道所必然也故思曰睿猶睿曰睿也詹事嘗言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字義長思主於睿則恐失之深刻玉裁按漢人所徵引尚書見於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重博士所習也若鴻範五行傳出於伏生則思心曰容容作聖為今文尚書無疑劉向說苑引容作聖容眾之說尤為顯白詹事言容字義長竊有未安古文睿字畢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大傳也但今文尚書竝非伏生有誤是伏生所受本如是耳觀說苑尹文引尚書容作聖則作

容非始伏生也又如忝始昉於唐山甫刑見於禮記談談諍言早錄於公羊是可證矣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

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問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

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說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竝同此說是也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東震爲春爲木西兌爲秋爲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火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爲震言主說爲兌聽者耳有陷象爲坎視者光之麗於物爲離又云震爲足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又云坎爲耳痛兌爲口舌注家云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兌得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忠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是皆足以證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攷庶徵雨乃貌不恭劉

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旣以恆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篇云諺曰眾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旣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拙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象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又與乂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燠燠應晳則視屬木金爲寒寒爲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可卽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卽以日爲火況强木以爲燠而火位正南於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强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於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鴻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性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

也腎水也許愼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㠯其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既是醫病之法則與鴻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鴻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家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强合爲一至許愼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說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鴻範不合又不待言矣五事配五行繪以伏鄭爲定喬樅謂王氏之說未諦蓋五行有相生之序有相克之序禹貢之六府孔修左氏傳以水火金木土穀言之此相克之序也鴻範之六沴作見伏生傳以木火土金水言之此相生之序也五行有生數之次有成數之次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此成數之次也鴻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生數之次也惟月令中央土其數五與鴻範土數

同鄭注以爲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也
然則知五行或以相生爲序或以相克爲序或以生數而
言或以成數而言義各有取不必强合使一也春秋繁露
五行之義篇曰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
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
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
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
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
金也諸授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
其子天之道也今攷鴻範五行傳言長事一曰貌次二事
曰言次三事曰視次四事曰聽次五事曰思心鄭注云貌
曰木言曰金視曰火聽曰水思心曰土按此亦以相克爲
序但與六府又有順數逆數之不同六府之水火金木土
皆已之所克順而數之者也五事之木金火水土皆已之
所受克逆而數之者也至鴻範五行傳言人君行政之失
則首言木不曲直次以火不炎上次以稼穡不成次以金
不從革終以水不潤下是六沴之作與五行五事次序又
不相同而與董子論五行之義適合蓋人君行政必順天
之道天時首春主木次夏主火次季夏主中央土次秋主
金次冬主水故以木爲五行之始土爲五行之中水爲五
行之終王者發於其政必順天次之序而行也按齊詩四
始之說毛詩正義引氾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

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詩陳四始言木火金水本始之氣而不及土土所以不爲始者木火金水非土不成土王於四季爲四行之主卽月令季夏中央土之謂亦卽鴻範傳土次木火與金水中之謂春秋繁露所云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相受而布者與此謂正同鴻範五行傳首言木者傳皆主王事而言此卽易帝出乎震之義易乾鑿度載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五德以木爲首亦同此義也齊詩五際之說郎顗引詩氾歷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亦與鴻範五事之次適合貌曰木言曰金此卽卯

酉之際也視曰火聽曰水此卽午亥之際也思心曰土此卽戌際也宋均注氾歷樞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者按戌爲土位戌亥之閒乾據之有君之象焉白虎通論五行曰行有五時有四何土尊不論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鄭注鴻範五行傳曰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然則思心之失厥咎尤重五際之戾尤以戌爲大故郎顗於順帝陽嘉中條對七事言於詩三朞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今年仲竟來命入季宜因斯際大蠲法令改元更始也齊詩三朞之法氾歷樞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之氣週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

始此卽鴻範五行一曰水以水爲始之謂亦卽周易繫傳
天一生水之謂也據此諸說亦足證五行先後之序各有
不同者固各有所取義必欲比而同之則是執一不通之
論未可爲訓也

鴻範五行傳曰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
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旣時則
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㊀注長猶君
也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
如狂矣貌曰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生
氣失故於人則爲惡服貌之飾也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
者也屬木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痾病也下體生上之痾
貌氣失之病也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沴殄也凡
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
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
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
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
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旣時則有下體生
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韋昭曰下體生上若
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李奇曰內曰眚外曰
祥○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捩戾之戾義亦同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蟲豸之類謂之

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旣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㠯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拘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寇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象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水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

案五行志又云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爲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既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幷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

得獨異班不從劉歆說者以五行傳是伏生所傳授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與今文家尚書說不合故所不取或曰歆好古文尚書者歆傳當是用古文說喬樅謂子政亦嘗據中古文尚書考其同異而其傳仍與夏侯等同可見古文今文於鴻範五行五事休咎之徵竝無異說又班氏一再引劉歆說以爲羸蟲之孽屬思心不容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羸蟲孽也作思心作容皆歆用今文尚書之驗然則歆傳之獨異者蓋亦未免好奇之過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南齊志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薦饑

又曰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

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眚爲惡祥凡

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

太平御覽咎徵部鴻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爲巳至異爲方來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秋霜不降雷不藏

說苑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

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鴻範陳五事以貌爲首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臣聞鴻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問曰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

續漢書五行志贊曰皇極維建五事克端罰咎入沴逆亂侵

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災以觀

二國志秦宓傳宓報李權書曰鴻範記災發於言貌

鴻範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火沴金○注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殺氣失故於人爲憂詩之言志也蝝螽蜩螗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犬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口舌之痾者言氣失之病也

漢書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鴻範之言艾讀曰乂乂治也

又曰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乂

案據應劭注以艾字訓安當本之今文家尚書章句亦漢經師相傳舊說也鄭君訓艾爲治者三家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別故各守其師說閒有不同耳段玉裁曰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此引五行傳也古人傅引或以傳繫之經或以緯系之經此類是已暘尚書大傳宋世家漢紀論衡皆作暘五行志及王莽傳作陽假借字耳

漢書五行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旱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

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鉗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既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甯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云云與伏生大傳義異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既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案續志又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則是應劭等亦兼存異義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

案劉昭續志注補引春秋說如此今攷其說與鴻範五行傳大指相同故附載之亦足以見春秋說亦用今文家尚書之學也

南齊志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罰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

又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又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痾金者白故有白眚若有白爲惡祥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沈而不附陽氣盛旱灾應也

又曰大守卿者也

藝文類聚鴻範五行傳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灾也旱之爲言乾萬物傷於乾不得水也

案藝文類聚又引君持亢陽之節云云與隋志引言傳文同惟與師動衆上有暴虐於民四字無過度二字又太平御覽咎徵部引與藝文類聚略同

開元占經百十三鴻範五行傳曰下既非君上之刑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先發於歌歌口事也氣逆則惡言至或有怪

謠以此占之故曰詩妖古者人君必視人民聽其歌謠以省國政

又一百十九五行傳曰犬旣者西方也以口守言之類也言氣毀則犬傷疾矣故曰犬傷禍也旱氣犬多狂死或言氣亂則犬爲怪以期占之

又一百二十五行傳曰介蟲者小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改雷不發

論衡言毒篇曰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螈蛇多文文起於陽故暘若致文暘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之人多邪惡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

又訂鬼篇曰世謂童謠熒惑使人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舍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巫舍陽能見爲妖者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

案王充論衡多用今文尚書說茲言毒篇以鴻範五行五事言火相直訂鬼篇以鴻範五行五事言火同氣其誼與漢書所載鴻範五行傳異而於古尚書說有適合者許慎

五經異義載古尚書說云脾木也肺火也肝金也腎水也心土也今按其說亦具有義理脾主四肢手足者容貌之動也猶木有枝幹也故脾屬木肺主音聲語言□□□□也火之氣發揚於上者肺敦也言其氣敦發也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肝主目目者肝之使明能察物猶金之內景鑑物好醜莫遁其形也故肝屬金腎引也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坎之象爲耳耳者腎之候也故腎屬水金木水火以土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思心屬土也白虎通情性篇云肝者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也鼻爲之候心者火之精也耳爲之候腎者水之精也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既引元命包以證其說又云或

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則亦兼存異義以備一解論衡所述鴻範之義以火爲口同類卽所謂心繫於口口者心之候也以言爲火同氣卽所謂肺主音聲言於五行屬火也許氏五經異義據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從古尚書說而說文解字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博士說者今文尚書家言也肉部又云肝木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腎水藏也脾爲土藏則心乃火藏也許意似以今文尚書說爲定論與五經異義所從不同蓋師說相傳由來已久雖折衷以求一是而於異義亦存而不廢學者博觀而會通之不可泥於一家之言是此而非彼也

又案開元占經三十引鴻範五行傳云熒惑於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禮虧視失則熒惑爲旱災爲妖言爲火怪占經四十五引五行傳云太白於五常爲義於五事爲言義虧言失則太白爲變動是五事之言木屬金爲妖言爲火之變異此卽金制於火火能爍金之誼當分別言從與妖言而二之論衡言毒訂鬼二篇專指妖言而論其誼亦本於鴻範五行傳王鳴盛尚書後案乃謂王充說以言改屬火此漢俗儒拘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蓋亦考之不審耳若劉向之以恆雨卽大水雨與水潦本相連及向之五行傳與夏侯氏同竝無異誼更不得泥此

一端誣向之改貌以爲屬水也至於今文家歐陽夏侯等說鄭駁異義所信從者王氏乃云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顯然不思形象相配與氣質相屬理無二致義有同歸必以其從同者强析爲岐異則既誣歐陽竝且誣鄭毋乃自相剌謬乎

鴻範五行傳曰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茶厥罰常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病時則有青赤祥維水沴火○注悊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茶緩也君臣不瞭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奧也長氣失故於人爲疾視之物可見者莫眾於草蠃蜾蠃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

漢書五行志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病時則有青赤祥維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温奧

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蜾蠃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蹏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暖也螽蜾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

案五行志引劉歆以爲羸蟲之孽屬思心不容與伏生大傳異又引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旤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旤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巳在巽說非是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案續志又云羸蟲劉歆傳以爲水蟲劉昭注補於厥咎舒引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草不搖其說亦與五行傳相發明也

隋志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士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

又引鴻範五行傳曰羊禍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

南齊志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眾之象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案王者能知疑知字是哲之誤下文云哲者主夏可證

鴻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北沴水○注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藏氣失故於人爲貧鼓聽之應也魚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水者也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耳痾聽氣失之病

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北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

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
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
富

案五行志引劉歆傳曰有介蟲孽也又桓公五年秋螽劉
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
介蟲之孽屬言不從又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貪
蠽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蜚色青近
青眚也諸如此類皆歆說與夏侯等不同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
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案續志又云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劉昭
注引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與五行傳誼
異

又案劉昭注補引馬融尚書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又引
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頗事有知不云謀也是昭意
以咎急爲不聰之應聰謀皆就君上言之不必分屬上下
喬樅謂馬融用古尚書說故解與今文家微有不同要其
誼亦互相備也今文尚書以恭肅從乂明悊聰謀容聖皆
就君身爲解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說云云皆其明證尚
書正義引鄭君注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
君視明則臣昭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

注尙書亦用古文說故與馬融解合其注伏生大傳則用今文說云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皆就君上言之與漢書志所引五行傳說一一脗合惟於傳言咎徵之應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君臣不瞭則舒緩矣君臣不謀則急矣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蓋君臣一體補出人臣一層明臣亦當敬用五事於義尤備若不觀其會通但泥於一隅之見以恭肅等分屬君臣則顯與下文庶徵曰肅時雨若云云誼不一貫誠有如沖遠所譏庶徵之應休咎皆肅乂明聰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不由君矣以馬鄭大儒豈其所見出沖遠下哉攷南齊書五行志引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急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薦饑又曰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則固明明兼君臣上下言之五行志所引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亦已明明兼上下言之何得謂休咎所致悉不由君邪又攷詩小雅小旻篇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箋云天下諸侯雖無

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據此足見鴻範五事實包君與民言之則又不獨兼君臣而已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推言其故且廣之於天下非止君之一身也董子之時今文尚書始萌芽古文尚書雖出孔壁世無能通之者而其解五事已有此說則知此爲經師相承古訓矣合此諸說而觀其會通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乂哲謀聖爲君事特欲見君臣一體休咎之應亦君臣共致之故著此誼爾

南齊志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又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之罰也

又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

又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

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

隋志洪範五行傳曰雪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

又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又曰急之所致又曰刑罰暴虐貪饕不厭興師動眾取城修邑而失眾心則蟲爲災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洪範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嚴寒氣動故有魚孽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日蝕雨雹殺鳥獸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春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鴻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注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明則可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霧冒也君臣心有不

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
風亦出內雨暘寒奧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
故常風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
曰折夜讀曰液華當爲夸夸蜘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地
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心腹之痾思心氣失之
病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診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
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强君之異

漢書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
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
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診土思

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
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
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
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
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夭也
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
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
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杳冥故與常
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蝡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
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
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

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
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既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
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口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
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診之故曰時則有金木
水火診土不言惟而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診明其異大
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
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
正月六鷁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
它所至宋而高鷁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
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
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
所執應六鷁之數云喬樅謂歆傳言庶徵常風之應以六
鷁退飛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爲常風之罰是亦
其用今文尚書之一明驗也若古文以容作睿訓爲通達
則顯與歆傳云云不合故知歆傳亦今文家言雖其說獨
異而班氏亦附載之以備參攷云

漢書敘傳曰思心既霿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
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
既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診土

案續志又云華孽劉歆傳爲羸蟲之孽謂螟螣屬也

南齊志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容案志文作睿今改正其過在於豬亂失紀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爲澤貴將爲賤也

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隋志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又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

又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

開元占經三鴻範五行傳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見人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兆

開元占經六鴻範五行傳曰日正晝而冥晦者陰反爲陽臣反制君也

開元占經四尚書夏侯說曰地動大臣盛將有爲下不靜兵數動也

又引劉向鴻範傳曰地動者臣不臣也臣下大貴也

案尚書夏侯說當卽夏侯始昌五行傳之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

曰賓八曰師

史記宋世家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元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

尚書大傳鴻範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漢書食貨志曰鴻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以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懋遷有無萬國作乂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

又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又王莽傳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

論衡譏日篇曰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

漢書郊祀志曰鴻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祭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迺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黷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禹遵之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其所繇來者上矣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

明教化者也

又曰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

案藝文志又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埶以立城郭室舍形八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喬樅謂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埶以立城郭室舍是卽八政中司空之事法家出於理官亦卽八政中司寇之事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者也攷曲禮正義引鄭大傳注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

也則此八政皆爲六卿所掌之事矣尚書後案曰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爲夏制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實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舜又改名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自古食貨皆掌於天官如此鄭言秩宗舜時始置則夏秩宗必沿虞制也鄭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並同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作湯司空疑必因夏制也司徒虞官夏因之司寇

虞時本號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司寇矣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棄爲司馬緯書又云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云禹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周禮也